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

明·隆慶刻本
梨洲文獻館藏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一

語錄一 傳習錄上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旣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縱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

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
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
道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
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
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
其警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
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
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
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

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
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
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
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
豈足爲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
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
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
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

三陽明先生存習錄 卷一
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不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

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

此心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尙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閒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閒雜講求夏清

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閒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的熱便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

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辯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辯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辯之功將不免於

毫釐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聖賢教人知行正是安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
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
惡臭見好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
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
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
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
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
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
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

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
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
體不會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
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會知此卻是何等緊切着實的
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某要
說做一箇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
兩箇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
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的功夫卽功
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己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己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旣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卽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

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卽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會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

善之功既知至善卽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旣明知行

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
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天壽不貳修身
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
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
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
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卽是盡性惟天
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
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
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